



13
1787
52



門 4 3
號 1787
卷 52

散耳

嘉祐補註敘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錄焉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所在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爲似張仲景華陀輩所爲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張機華陀始因古學附以新說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釋分爲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又撫其差謬表請刊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爲二十卷世謂之

唐本草國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常用有效者一百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學士盧多遜李昉王祐扈蒙等重為刊定乃有詳定重定之目並鏤板摹行由此醫者用藥遂知適從而偽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為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是書自漢迄今三經撰著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臣億臣頌臣洞等再加校正

漫抄醫書論人脈有寸關尺三部手掌後高骨下為寸寸下為關關下為尺自高骨下至切寸脈指盡處得寸為寸則自切尺脈指盡處上至中指尖豈非尺乎今醫家但屈中指以兩紋盡處為寸

春秋已前及和緩之書蔑聞而道經畧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至漢淳于意及華佗等方今時有存者亦皆條理藥性惟張仲景一部最為衆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

氣候以意消息之爾至於剝腸剖臆割骨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自晉代以來有張苗宮泰劉德史脫斬郗趙泉李子豫等一代良醫其貴勝阮德如張茂先輩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洪蔡謨商仲堪諸名人等並研精藥術宋有羊所元徽胡洽秦承祖齊有尚書褚澄徐文伯嗣伯群從兄弟療病亦十愈其八九凡此諸人各有所撰用方觀其指趣孰非本草者乎或時用別藥亦循其性度非相踰越范汪方百餘卷及葛洪肘後其中有細碎單行經用者或田舍試驗之法或殊域異識之術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麵店蒜蘘乃

是下蛇之藥路邊地松而為金瘡所秘此蓋天地間物莫不為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主對矣

魏廣陵人吳普撰吳氏本草梁陶隱居撰藥總訣藥性論

不著撰名一本題陶隱居北齊尚書令徐之才撰藥對唐同州刺史孟詵撰食療本草開元中三原縣尉陳藏器撰本草拾遺唐蘭陵處士蕭炳撰四聲本草唐潤州醫博士楊損之撰剛繁本草京兆醫工杜善方撰本草性事類不詳何氏偽唐醫學助教陳士良撰食性本草宋初開寶中明人撰日華子諸家本草不著姓氏

雷公炮炙論序世人使藥寧分相制如枚毛今鹽雷溺象膽振

黏無名無名異形似玉止楚聖石開盲當歸止血破血頭尾不同血尾

破血破血子足睡不眠熟生玄據弊單淡溲常使者醜中單能淡鹽味神砂化鐵

石經鶴糞作塵杓見橘花似髓 弦斷劍折遇鸞血而如初海

竭江枯投游波而立泛令鉛拒火須仗修天今呼為補天石如要形堅

豈忘紫背有紫背天葵留砒住鼎全賴宗心別有宗心草今呼石竹雖得芹花

立便成庾鮭魚插樹立便乾枯用狗塗之以狗膽灌之却當榮盛長

齒生牙賴雄鼠之骨末其齒若折年多不生者取雄鼠脊骨作末指折處齒立生如故髮眉

落塗半夏而立生眉髮墮落者以生半夏塗髮落處立生目辟眼雖有五花

而自正五加皮是也其葉有雌雄三葉為雄五葉為雌須使五葉者作求酒浸飲之其目瞤者正脚生肉杓

視繫若根脚有肉杓者取莖若根於視帶上繫之囊皺旋多夜煎竹木多小便者夜煎草薛

一付服之不夜起也艘寒腹大全賴鸕鷀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鸕鷀末服血泛經過

飲調瓜子甜瓜子內仁搗杵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數數酒服熱雄天雄炮遍體

癩風冷調生側側子傍生曰腸虛瀉痢須假草零搗五倍子作末以熟水下

之立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夫塊全仗硝硃硝硃即硃砂硝硃石二味於亂鉢

中研作粉同鍛了酒服神効也益食加觴須煎蘆朴不食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

強筋健骨酒泛菴鱓菴鱓并鱓魚二味作末以黃駐色延年精

蒸神錦出顏色服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知瘡所在口點陰膠膠陰

即是醜中氣垢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產後肌浮其皮酒服產後肌浮酒服其皮立愈口瘡

舌折立愈黃蘇口瘡舌折以根黃塗腦痛欲亡鼻投硝末頭痛者以

硝石作末內心痛欲死速覓延胡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如斯百種是藥

之功續耳談准西士人楊緬中年得奇疾每發言腹輒有聲應

所不應者服之讀至雷丸筆談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藏各異故有老

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藏氣有所偏故也

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

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

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續博物白鬚髮鑷去消

余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

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暴卒又余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

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余目見者又余嘗苦腰重久

坐則旅距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余曰得無用苦參潔

齒否余時以病齒用苦參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

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卿舒昭亮用苦參楷齒歲久亦病

腰重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古方言雲母麤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

皆云射人肺肝世俗似此之論甚多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

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希範真五臟圖亦畫三喉蓋當時驗之

不審耳水與食同嚥豈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

者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脘次入胃又次入

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

如治家之鼓鞀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五臟
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雖各別其入腸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
洞達但滓穢即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既入腸為真氣所蒸
英精之氣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細研硫黃硃砂乳石之類凡
能飛走融結者皆隨其氣洞達肌骨猶如天地之氣貫穿金石
土木曾無留礙自餘頑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盡則
滓穢傳入大腸潤濕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復能變化惟當退
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
能至彼哉癸辛喉蔽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散惟白礬一
味或不驗有老醫教用鴨嘴磨礬研細以醱醋調灌
有老兵妻苦喉閉垂殆夫少許授之膏
下喉即大吐去膠痰凡數人莫不立驗
舊說用藥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為藥雖衆主病

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為用大畧相統制如此為宜不必
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
之和厚者定以為君其次為臣為佐有毒者多為使此謬說也
設欲若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為君哉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
用者惟近世人為之本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
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
大毒者須用丸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
槩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
與丸散倍蓰者散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
勢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

古法採草藥
多用二月八

月此殊未當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矣在藥則未為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但取蘆服地黃葦觀苗時採則實而沈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開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木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此其效也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用芽者自從本說取花者取花初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蓋常理也此地執高下之不同也如筍竹筍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生者謂之晚筍稻有七月熟者有八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間自有早晚此性之不同也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斤餘其堅如石計晝夜須生數兩

凡骨之類成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為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藥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瑪瑙紅玉者最善

詩說石藏用劉寅俱善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冷藥京師語曰藏用匣中三斛火劉寅篋內一壺冰

金鑿記劉無名嘗於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錄劉復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

芝田錄道上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乙觀拉師

同守庚申作詩曰玉皇已自知行止任你三彭說是非

清波雜志 燿嘗見父友許志康宦論太素脉謂可卜人之休咎因及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為王荆公診脉言當有子登科甲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零果登第緣自矜語驗詣公乞文以為寵公為書曰妙應太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脉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尚於晉侯脉息見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墨莊漫錄荆公為相奏事忽覺偏頭痛不可忍裕陵令且在中書假卧已而小黃門持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即灌左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方不傳人間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使人滴入鼻竅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

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鄰屋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兩三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并將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搥汁折齒而灌之申時方蘇續揮犀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鰭魚後食荊芥湯即死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食他魚亦宜禁之有黃連桔梗勿食猪肉有茯苓勿食生菜有細辛勿食生菜有少年眼中嘗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止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輕啜之遂巡又啜之覺胸中

豁然眼花不見因竭既受之趙卿探之方出少年以醋啜慙謝
 卿曰郎君喫鱸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
 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
 誑也遂退謀餐他妙多斯類唐時一婦人從夫官誤食一虫疑
 誠今以藥吐瀉但言有一箇蝦蟆走去遂愈

避暑錄婦人疾莫大於產暮嘗見杜任作醫準一卷其一郝質
 子婦產四日子背反張痠癢戰眼任以為瘞病與大豆紫湯獨
 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纔分娩忽頭足相接相去幾二尺數婢
 拗之弗直適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為之召醫未至連進
 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用大豆紫湯古人處方神驗類
 兩在千金第三卷

今歲熱甚多昏仆而死者皆暑氣所中不得泄則關竅窒塞氣
 閉而死也產婦嬰兒尤甚古方治暑無他法但用辛甘發散疏
 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能害之矣曾記崇寧己酉余為書局時
 一養僕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即絕急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
 皆不驗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
 之濾去滓劑其齒灌之有頃即甦至暮此僕復為余御而歸陸
 奉化人新昌徐氏婦病產至門婦已死胸間微熱診之曰此
 血悶也能損紅花數十斤則可以活主人購如數乃為大鍋煮
 之候湯沸取葱格婦人塞其上盛湯
 其中湯氣微又進之蓋紅花能活血

墨莊漫錄平江府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得葦一叢共煮食之
 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鴦草生啖遂愈鴛鴦草藤蔓而生黃
 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傳者

可蓋沈存中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冬

墨客揮筆虫之類能入耳者不獨蚰蜒如壁虱螢火叩頭虫皂

莢虫皆能為害凡虫入耳者惟用生油灌之為妙余從祖多患

腹痛類虫食或教之以桃葉為枕一夕虫自鼻出形如鷹嘴有

人謂蚰蜒入耳遇其極時不覺以頭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癢甚

不可忍

蔡定夫戡之子康苦寸白虫為孽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

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臠寘口內燕咀其

津膏而勿食虫聞肉香起啞啞之然後飲前藥此虫惟月三日

以前向上可用藥下之

談苑滕元發云一善醫者云取本草白字藥服之多驗蘇子容

云黑字是後人益之

游宦紀聞辛稼軒初自北方便還朝官建康忽得癩疝之疾重墜

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即薏苡仁也用東方璧土炒黃色然後

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沙隨先

生晚年亦得此疾幸親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

葉珠只於生藥舖買薏苡仁亦佳按薏苡仁上等上上之藥為

君主養命多服不傷欲輕身養命不老延年者本上經味甘微

寒無毒主拘攣不可屈伸除風濕痺下氣除筋骨寒邪氣不仁

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氣

沙隨先生在泰興時有乳姬因食冷肉心脾發痛不可堪忍知

縣錢仁老名壽之以藥方與之一服痛止再服即無他其藥以

陳萊莫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
 熱服錢云高宗嘗以賜近臣時有歸正官校尉添差縣尉後歸
 軍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五得中又以其藥歸昌國亦多
 愈人真奇方也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虫皆上行惟有肺虫下
 行之此二日肺
 虫上行也

董季與者嘗為世南言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淋血之疾兩年
 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渙之觀其辭曰渙奔其杭悔
 亡俄夢知大治縣趙定叟相訪定叟名不疾疾久病也言不久
 病也董偶閱本草因見白冬瓜活五淋於是日食三大甌七日
 而愈前此百藥皆無效董沙隨先生之婿也先生嘗書此事於
 天廟之壁筆談提舉開祀一吏人為虫所毒舉身潰爛醫曰此
 天蛇所螫以藥傳其瘡有腫起處以針投之有物如

錢塘有一田家忽病癩寺僧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
 取飲一斗許令其恣飲初日減半兩日頓愈其木乃今秦皮天
 蛇或云草間
 黃花蜘蛛

蓼花洲閒錄荊芥穗為末以酒調下二三錢凡中風者服之立
 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調服之立定真再

生也治翻胃秘方其法用一大附子去其蓋剉中使淨納丁香
 四十九粒復以蓋覆之線縛于筋實銀石器中浸以生薑
 自然汁及蓋而止漫火煮乾抄一錢七搽舌上
 救津下之若煩渴則徐食粥糜忌油膩生冷

治走馬疳方用瓦礮子比蚌子差小連肉火煨存性置冷地用
 盞子蓋覆候冷取出礮為末乾漚患處又馬蹄燒灰入鹽少許

漚走馬疳患處臨川人苦渴一道人用苦棟根新白皮一握切
 焙入麝香少許以兩盞水煎一半空心飲之雖
 困頓一二日下虫三四條
 狀如蛔而真紅色渴即止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寡於火盆內焚之抱孩

見於煙上薰即起癩癩碎和醋酒少許調服口冷法用狗蠅七枚
中又痘後餘毒目不辨人用蛇蛻一具淨洗焙燥又天花等分
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泔水熟煮切食
之旬餘而愈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熟削去再合熱
減則已又用蒜泥作餅疾上灸不痛者

治破傷風用黃連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二錢煎和滓

服雜錄江南有浮毒疾發時如重傷寒識者取小竹管內于鼻
中以指彈之三五下即出墨血良久疾愈不然即死脚弱
病用杉木為桶濯足排樟腦兩

小兒耳後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為末麤者熟湯洗細者香油

調搽良寧國衛承務一子飲倡家與倡喧有菖蒲盆水極清飲
之自是疾作醫劉默知之遣僕掘田間汚泥以水沃濯
取清汁兩盞置几上令隨意飲衛子一飲而盡覺
此動續投以宜藥百粒隨洞下水蛭六十餘枚

文昌雜錄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人為魚鯁所苦累

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者因買食頃覺無恙然後知錫能治

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岳州通判柳應

辰為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

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少許即差亦嘗試之

甚驗張仲虛吳人有道人收火一蜈蚣伏火筒中誤吸入腹張
命卒生雞子數枚取其白傾碗中令吸之良久痛必定素

生油與蒜之類史大吐則

吹劍續錄松陽民有被駁經官驗傷翌日引驗了無傷痕宰怪

而詰之乃警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卧之火燒地上覺而疼

痛盡消只有肩膊中創血如箭出醫者炒原蚕蛾末傳之立止

更云前方亦擲撲後方又治金瘡釋晉明風疾眉髮俱墮遇異
人教服長松明乃長古松下

取根餌之皮色蒼老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毒

天中記天狗人參也天猪苜蓿也天牛雌黃也天羊雄黃也天鼠防風也日精雲母也地髓地黃也道人頭蒼耳菜黃別名秋子古人謂木為山精鬼縷兔絲也胡王使者羌活也甘草市語名國老假君子牽牛也含丸使者花椒也九日三官吳茱萸也時美中蒟蒻也魏去疾阿魏也骨鯁元君革薛也野父白頭翁也玉虛飯龍腦也黑龍衣鱉甲也沙田髓黃精也無聲虎大黃也草兵巴豆也琥珀孫松脂也一寸樓臺蜂窠也八月珠苗香也吉祥杵桔梗也丑寶牛黃也化米先生神麴也混池螟蛉寄生草也丹山魂雄黃青要女空青續博物志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夏秋冬採各異也石櫛名天紫已乳石毒

披沙藥之有益於人者服之不輟皆可長生任食松實而飛毛女食栢葉而壽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而隱形韓眾服苜蓿十三年而身生毛冬袒不寒趙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日行五百里梁頃餌楮實一年老更年少移門子服五味六十年色如玉女沐月食木十一年身輕楚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杜子美服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鬚鬢更黑國朝閩林太守春澤服松脂烏梅六十年壽一百四歲猶能御女今人服餌既雜又復作輟以之治病且不能况延壽耶諸家要指史遷氏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則在醫卜之中有不可以方伎目之者內經素問世稱黃帝時書素問備言素書凡八十一篇唐王冰

註林又撰劉向以為韓公子所著程子以為出戰國之末天元

紀諸篇皆推明天地陰陽之理信非聖人不能作著至教以下

或後人依倣為之後世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皆本是

書內經靈樞王冰謂即黃帝內經十八卷漢隋唐藝文志皆不

錄隋有鍼經後漢廣漢鄭玉初有老父號涪翁著唐有靈寶註

及黃帝九靈經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靈樞本草三卷世稱神

農本經梁陶弘景始表章之其所出郡縣多從漢疑張仲景華

元化佗三國人有玄華所更定唐李世勣蘇恭諸人增一百十

四種謂唐本草原止三百種偽蜀孟昶命韓保叔等增廣謂蜀本

草至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千八十一種定以白為神農所

著黑為名醫所傳謂大觀本草後世若陳衍之折衷李東垣唐

果著蘭之珍珠囊王好古之湯液朱彥修之補遺皆宜考定難

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內經之旨設為問答惟虞氏經氏注

稍密而周仲言李子野張潔古諸人註釋之傷寒論十篇出後

漢張機仲景創論製方號稱醫聖晉王叔和更為撰次至宋成

無已加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寔諸人轉

相發明金匱要畧世傳亦出仲景而稱師曰某則其徒為之晉

洪抄金匱方百卷脈經十卷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內經素問

九靈等說而成至宋林億等考謬陳孔碩何大任毛叔董雖訂

審得謝堅白繙本其書始傳脈訣一卷六朝高陽生所撰託名

叔和雖張潔古王國光輩亦為之註逮元戴起宗著刊誤而王

氏之旨復明尊生秘經一卷六朝時齊楮澄所著唐末黃巢亂

發其塚之石刻維揚人蕭廣手摹之其書始傳病源論隋大業中博士以果元方等奉勅撰附以導引諸法千金方唐孫思邈所著世以其書神驗遂傳為龍宮所授猶以為未聞其意復作千金翼玄珠密語十卷唐王冰所述宋高保衡等較正內經謂玄珠無傳今之玄珠撫拾內經天元玉冊之說附託之耳儒門事親戴人張從正所著世傳古方有汗下吐三法謂黃帝岐伯時書從正用之最精或謂潤色出於桑氏信矣宋太宗有太平仁宗有皇祐濟衆方五卷沈括有靈苑錢等有海上方王惟德有銅人針灸之圖雷斅有雷公炮灸之法

卜筮

禮記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賦心猶豫而狐疑即岐趾而臚情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左氏載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茲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翰嫁伯姬之繇曰車脫其輶火焚其旗寇張之孤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于乘去三三去之餘獲其雄狐鄆陵之戰晉侯筮曰南國臧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大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

位名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姓羸盈同宋姓子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杜元凱云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旺相以成其占

左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筮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史記司馬季主曰今公

謂宋忠賈誼

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

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實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徼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

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計按式正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先必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

龜策傳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

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鵠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

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間日辰不全故

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

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適乎

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子使子貢

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昇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漢書嚴君平賣卜於城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

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日纔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從學焉其老子指歸云聖人上原

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闊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

奇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匪亂國之工

絕逆天亦傷害其身莫大乎名生驕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

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為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災

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

絕天不能拔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是助明顯自然富既天

地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本可與圖利也又

注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肩為齊楚生不在

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而道王之眾靈赫赫而天

土之又云言為禍匪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變容

元命苞古司恠主卜世本巫咸作筮白虎通乾草枯骨衆多獨

以著龜何龜之言久也著之言者也

晉書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

書九卷與之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所焚晉淳于智能易

母病請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

在休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藻

如其言母病亦扶出世說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

王問有可消伏否郭曰命駕出西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

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言數日果震栢粉碎子弟皆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靈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

梁元帝洞林序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

北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

祛疑說論筮易以著古法也近世以錢擲又起於嚴君平唐詩岸存織女支機石并有君平擲卦錢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為陰無字者為陽故兩背為折二畫也兩字為單一畫也朱文公始以錢之有字為面無字為背凡物面屬陽背屬陰或謂古者鑄金為貝曰刀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

文中子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

事而後說卦

可談何執中第五從人筮窮連其人曰公第五熙寧五年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

唐史杜生善易人有亡奴問所從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

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言告之使者曰去鞭吾

無以進馬可折道傍愛代之乃往折愛奴伏其下獲之

陸龜蒙雜說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

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

他圖在精神而已

高僧傳釋曇遷俗姓王氏年十三初學於舅氏權會授以周易

隨言即曉始學其半餘半自通有一嫗失物就會決之得兌卦

會令遷試辨之遷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嫗驚喜曰實如所辨

遷曰兌是金位字脚兩垂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悉盜者

為誰對曰夫盜者西家白色女子拳口總角可年十四五者將

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象

蒙求張鄧公常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一卜

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之

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四人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

吟嚙集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

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前苗疑

之起執其裾曰我金水池龜也前二人吾祖若父也今朝廷廣

池且及吾穴恐見殺故來問耳苗以表聞掘池得龜數十萬悉

輦送他水聶心遠云物之靈無如龜今龜不自知又問人人靈

乎龜靈乎

筆談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必定以艾灼羊髀

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脊處為坐位坐

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

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

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

五臟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雜書有原卜紫姑卜鳥卜嶺表

竹卜

志林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

一竹床欲償直老人曰子觀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造至

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此卦影

所起李璋嘗令先作卦影畫一鳳立雙劍上又一鳳據廳所

其末畫一人紫綬偃卧四孝服卧于旁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

雙鳳者璋為鳳寧節度使廳所者嘗知鳳翔府召還兩子侍行
病久復二子來省疾乃四子服練之鹿

東軒筆錄自至和嘉祐以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

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謂人曰占卜本欲前

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升庵李郭王建皆有鏡
聽詞鏡聽今之響卜也

談錄竇侍郎儼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兄儀常鄙其

詭恠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

氣逐隔簾響令辨之一無差謬又儀於堂設雕椅二以祗備右

丞洎太夫人同坐儼見曰其一至某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

屏風後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

屏風後取此椅就門外下馬遂為馬踢而破之

哀談長州沈景陽卜易甚驗宣德初驛取至京師命於午門上

市卦乃問英國公征南之事景陽得占遂曰此大勝之兆明日

正午當得捷音俟其時果有飛騎至報生擒黎王盡得其國一

刻不違遂賜鈔幣遣還故里

春渚紀聞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折字言人禍福

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

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

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

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朝之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

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

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眾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

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馬哉乎也固知是公內
 助所書學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
 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撓耳
 蓋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通則無水陸馳則無馬
 是安可動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
 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
 二豎下一畫為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也字
 着它為蛇字今尊閣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虫蠱則不能為害
 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固請至家以藥
 投之果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也高宗末即位杖就地土書一字令測曰土上一字王也終王
 天下議都抗書抗字曰元木又來後果再至又一日寓春字

其上半體墨重曰春頭太
 重掩日無光時秦檜專權

徽宗書問字筆勢兩直飛開命一隸持往石密于側緘付之戒
 其到家方可發封隸歸奏上啓讀乃曰左看是君聖人萬歲遂
 補承信郎有道士聞其事亦以問字占石曰門雖大只有一口
 道士愕然蓋所住觀無他黃冠唯童僕數輩猶未以為奇復書
 器字倩俗人往占曰人口空多皆在戶外於是大服之謝石既
 歸蜀有
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為問謂其無可
 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
 謝石既以相字著名嘗遊丹陽見道姑行市中執巨扇其上大
 書拆字如神石笑曰此術豈有勝我者何物老嫗敢爾呼入室
 書石字示之姑曰為名不成得召卻退逢皮則破遇卒則碎石
 視之不樂然心服其言明日訪所在無識之者蓋異人也

升庵集紫姑仙詠槽詩寒巖雪壓松枝折班班剥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遙落江天月

宋元小說載其賦詩多矣近日一事尤異正德庚辰有方士運箕賦詩隨所限韵敏若夙構而語不凡其為喬冢宰賦白巖行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冰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贍空濛虛空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伐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謁帝獨步天上壇瑤宮云非術士能偽作者宋慶之寓永嘉適逢七夕學徒獻飲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

以八煞為說酒邊一士致仙叩試事忽箕動書文章伯降宋羅之漫云姑實此但求七夕新詞冀復請韻乘指辨云以八煞為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一闕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伊軋龍雲帶雨正歡濃只怕來朝初入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郁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甚時結煞宋覽之敬服又弘治初馬浩瀾善其仙術問嘗有句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即書云跌寶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

續耳談萬曆十一年福建閩縣林紹用以新進士領茶陵知州謁道府行二十里許值雲陽山麓忽引佩劍自刺坐輿中謂其從曰一人突來索我急衣紅衣稱李翁我取劍拒之不虞自刺郡人乃召道人尹法恢禱問神託野人之顛蒙者告曰州大夫出呂仙門下今仙臺復遣李將軍奪之去與侯自語符父警齋旦暮悲鬱一日從呂仙至布灰觀所書字句率虬昇霞舉愧負君親語乃呂仙箕示之曰先生勿過哀不記令子誕時之清淨

無塵且方壺之號雲陽峰主人之記亦既示徵兆矣郡卜地雲陽寺前構謫仙祠侯箕自臨之有此地俄成故國看之句

巫禁

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段成式云主夜神呪可避惡夢呪曰婆娑

帝婆娑

列子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

易用史巫紛若吉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大旱則帥羣巫而舞雩

楚詞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乃下招曰魂兮歸來此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注巫

咸殷神巫椒香物以降神糈精米以享神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

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吳越備史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處火起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竟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

市自此火遂絕

宋書魏道武曉天文光是有神巫誠云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乃滅清河一郡

太公金匱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

常手自殺人夜恒移寢處惟妾萬人之言乃汝等也清河王通夜共殺之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

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崇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歸別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比使者歸子之君所自愈矣

抱朴子劉安善用藥及符能令人含笑則為婦人慶面則為老夫踞地則為小兒

後漢書童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魅令人自縛見形帝聞而徵之曰吾殿下夜光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杖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頓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抱朴子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子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長情多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虫則不可禁

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作勁木白梧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梧彼山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梧擊之彼賊禁者不復行所擊殺者乃有萬計

南齊書陳顯達討桂陽賊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以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顯達目中鏃出之

論相

左傳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家語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也

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荀子古有布姑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

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論不

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

如斷菑臯陶之狀色如削爪闕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

如植繒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眇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

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 布姑子卿

簡子徧召其子使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召子毋恤母恤至

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

也賤雖必貴 史記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

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

巨肩豨顏蹙膝孿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

之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

從今以往四十三歲矣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

肥躍馬疾馭懷黃金之印結綬於腰揖讓人王之前食肉富貴

四十二年足矣

條侯亞夫自未為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為侯

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政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

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

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

理入口此饑死法也 漢黃霸少為游徼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

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

可用也霸推問之乃鄉里巫家女霸

即取為妻與之終身霸至丞相封侯

五言

漢書班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

問其狀相者曰生鸞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王敦字處仲潘

滔相之曰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論衡傳言黃帝龍顏頤頤項戴牛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

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生望陽周公背偻臯陶馬口

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蒼頡四目

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此脇為諸侯霸蘇秦骨臯為六國相張

儀此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

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

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鸞膺豺聲少

恩虎視狼心居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曹子建論世人固有身脊而志立體小而

名高者於聖則否文王四乳世亦四乳者此則駕馬一毛似驢耳

項氏始學論有龍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千

石相者龍淵下床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

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遂至司空典畧參軍陳晁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

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侵廢無恐不得善終

晉書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繼天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

乃令善相者遍相宮人時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

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帝召侍幸后數夢

兩龍枕膝日月入懷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

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打虎戲

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南史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少虧則當富貴大同時昭達因醉墮馬鬣角少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達為司空王顯與太宗有子陵之舊微時嘗戲之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召其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房玄齡謂曰陛下龍潛之舊何不試典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夜卒唐書來和善相術同郡韓則嘗詣和相謂之曰後四五當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擲也和言多此類若相經四十卷

袁天綱見馬周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責驗也近世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斥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相寶

軌伏犀貫王枕當于益州立功名又見武后母曰夫人法相李喬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

生貴子后幼母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

頸若為男當作天子劉孝標論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張憬滅相魏元忠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與君事耶拂

衣去憬滅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也宋蘇子美謫吳門有相僧子美

謂之云侯寢方可視子美一日熟睡僧揭帳視之云來得也曷吳人語甚為曷子美扣之乃曰得一州縣官肯起否子美意復召用聞之不樂果復胡州長史而卒

柳潭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

其言潭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薦後至宰相齊時呂僧珍

夜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有相者謂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

王堂閑話晉太常卿程遜足下有龜文嘗召相者視之相者告

曰君終有沈溺之厄其後使於浙右竟葬於海魚之腹嘗讀李固傳云固足履龜文而位至三公卒無水害同事而異應也

筆談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公之壻也時方為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它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為相也呂許公夷簡為相

日文潞公為太學博士謁許公改容禮接因語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某位夏英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龐司理它日富貴遠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

識貴人信有之也

歸田錄張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相不過幕溫成后貴贈清河郡王夫貴在身後而宰相如此

聞見錄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

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生熟視若水

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

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纔四十致政

老僧者麻衣道者也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

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執政

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李韓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纘皆

為宰相維為參政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著文名兩家官

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

百家詩話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景日照耀蔡京注月夕之而不睡瑩中私謂同省口北公視日不睡真大貴人也

老學庵筆記慶曆中河南道士許衆妙善相以為魯魯公脊骨

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極人爵見
豫章人黃左手曰左手得龍爪雖得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
之則貴矣庠果南省第一未及廷對而死

清波雜志蕭注臨江新喻人裕陵間文彥博跛履韓琦嘶聲何
為皆貴注曰若不跛履嘶聲陛下不得而臣因問韓絳王安石

馮京注云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徑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
然不如絳得和氣多劉器之云人能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欬
則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必貴人也

倪池筆記歐陽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
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着齒

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管輅言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
骨不得
河之相

瑞桂堂暇錄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荅曰

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
頭異日文章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

宋史術士王生警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
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公充山陵使

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
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

分司西京繼貶崖州雜志江南一節度使召相者命其妻立辯
婢皆竊視之然後云某人是又施工火兒雜
立使辨之云面上有水波者是亦用此術

青箱雜記相形不如論心心相有三十六善不近小人不志故
舊不念舊惡常行陰德之類三十六善全有位極人臣諺曰有

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就日錄貴人之福有三愛談清虛常親文史衣不嫌舊食無重
味此修福貴人志願許國氣義邁倫好賢樂善急流勇退此積
福貴人廣務華侈多歡少憂深居簡出此享福貴人又云文人
似武必率 其武人似文必執畧舉此數事則知相非止於氣

色彩神

懶真子蔡持正確年二十許苦貧一日與張師是混同
行亦貧儒也有道人注視持正先生極似李德裕問曰
為相乎曰然復相師是曰當為卿監家五十口時指持正曰公
當冠矣後蔡請新州一日得張書為司農無補闔門五十口居
京師食貧持正
讀至此數日卒

通紀洪武末鄞人袁珙號柳庄精相術姚廣孝薦之燕邸曰殿
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皇太孫亦召見珙言害氣在西北方人宜
豫防之同縣金忠嘗戍趙州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此行勿憂

登舟即順境矣忠善卜燕邸問以靖難卜以大吉遂署長史至

兵書子忠徹傳其術至尚寶少卿

耳談靖遠伯王公驥尹順天時病甚且死急召柳庄視之亦謂
不可活夫人驚悼出視袁一見即曰無事無事夫人一品相豈
虛得耶已果愈以征麓川功封伯夫人一品語曰父貴關於子
祿夫壽可以妻延有以也

成化間有善摩骨相者遇李文達公賢徧身按撫以為此骨法
必是乞兒至唇間大駭長跪曰貴格在此當居一品止御布衣
絮綺繪則體癢必解去方止

陳太宰有年號心谷餘姚人其大人中丞公左轄某藩有三丈
夫子皆強仕以下憲副某者善風鑑公屢屬之觀已憲副竟無

言一日劫之甚曰言則公不悅矣公三子皆非壽相可疾送之歸指長君曰恐不能望里門也旬日內公必擢不必拜命至六十一當抱子而貴過公且係正出公如其言送三子歸長君至杭先卒次少皆相繼卒旬日果擢大中丞公棄其節歸逡巡至期公謂夫人曰憲副之言不在爾乎夫人年及五十絕孕已久咲曰憲副寬公憂耳安有此理一入帷而子抱即心谷也

談命

漢書李廣文帝時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李

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寶廣國家貧為人所掠賣為主入山作炭

時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獨以君得脫卜曰當侯及寶后立果封侯

論衡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貧賤富貴之命命當貧賤雖

富貴之猶涉患難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雖

其貧賤陸機歎逝川閣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唐書德宗曰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李泌曰夫

命者已然之言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定命錄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蹇剝時

有憂懼不足為慮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元忠累遭譴責憶

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志

韓退之集李虛中最高深於五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

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榮賤利不利輒先處其

年時百不失一朱或可談余幼時隨母氏在常州時見錢秀才

吾家三姊長適吳氏次適沈氏錢閱書皆言夫姓吳後數年沈姊離婚歸宗嫁吳寬夫

翰府名談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
 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頷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
 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
 能之無不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
 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意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
 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人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
 進退誠有命也 王維邀孟浩然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
 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
 出帝問其詩浩然自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
 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
 却掃篇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
 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牛
 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
 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
 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
 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候旬日
 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
 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
 顯貴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此以知世
 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通考 押星經 三卷不
 著撰人以日月五星
 羅睺計都紫氣月孛十一曜漢十二宮宿度以推人貴賤壽夭
 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起或云梵學也又有珞碌子三命推人生
 休咎否泰之法
 宋東方明注

能改齋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仁宗問之對
 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各

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先命乙携一往
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往繼無何內東司保奏申推恩
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

歸田錄章郇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臨
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而召術
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命各有三處合皇祐間

果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其言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
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
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息其初受勅修唐書
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糊豚入布袋刁氏曰君於仕宦
何異鮎魚上竹竿
即聞者以為善對

湘山錄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克史館編修壽八十
四處訥推其命無好處謂寧曰師生時止得天貴星臨門寧曰

母常謂某生時方卧草文穆王元瓘往臨安雨作止茅簷浴罷

瓘方去

蠡海錄陰陽皆地支六合者日月會於子則斗建丑日
月會亥斗建寅故寅與亥合卯
戌辰酉巳申午未之合皆然

異聞錄淮南子曰礼二十而娶許重註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
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餘年亦立

於巳故聖人因是制礼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應太衍之

數以育萬物也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於寅故

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自己數右行十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

故女子小運起於申

詩話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
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坡自謂生

時與退之相似蓋命宮在斗牛磨蝎而身宮亦在馬故其贈術

士謝正臣詩云生辰宿直斗牛箕樂善錄太學二士人同年月

州教授一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鄂為治後事夜夢告之

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生

以此知人之享

用亦不可過

聽雨紀談江湖間談性命者有子平有五星有範圍前定諸類

士大夫所樂聞者惟子平為庶幾相傳宋有徐子平精於星學

後世宗之故但稱曰子平然嘗聞之隱者云子平名居易五季

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賓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

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也

代醉編張端義貴耳集數十年來向時之術行者多不驗惟後

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後進者云今之士大

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帥

閩者日以殺人為事乎老者嘆服關於氣運局於方向歲月日

時之同不足以一槩其吉凶也

哀談胡日星 太祖既題扇令遊天下數載回對妻曰我命當

刑必至京復命就死妻勸沮曰數不可違入見後 朝廷温慰

遣回遠監都督玉克雲南回就日星云公當封梁國公但七日

中某與公同被難數也不日玉果如所言得封遂驕同列尋被

衆譖其不軌臨刑自嘆曰早依胡日星言不受封或免此禍

上聞召日星問曾與玉推命來答曰曾言其禍在七日汝亦曾

自推來答曰臣終在今日酉刻亦遭戮之

地術

玄女青囊經天尊地卑陰奇陽偶陽本陰陰育陽天依形地附
氣此之謂化始理寓於氣氣圍於形日月宿剛氣上騰山草木
柔氣下凝天干地支立卦配炁地有四勢炁從八方外炁行形
內炁止生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土形氣行物因以生是故順五
紀用八卦排六甲布八門推五運定六氣明地紀立人道因變
化原終始此之謂化成 天分星宿地列山川氣行於地形
麗於天用形察氣以立人紀地德上載天光下臨陰用陽朝陽
用陰應陰陽相見福祿永貞陰陽相乘禍咎踵門天之所臨地
之所成形止氣蓄萬物化生此之謂化機 聖人洞明天道
煥發地機推生死立葬法因位以察氣乘氣以立穴收藏天經
相理地宜內秘五行外藏八風推天地之精乘陰陽之會收生

氣蔭死骨枯骸得氣遺體受榮謂之化機宜哉

陶侃捉脉賦若乃接水迎山但

認有情為主博龍換骨何拘一定之規筆插雲端管取天生俊
傑印浮水面定知世出元魁南枝向暖北枝寒雪水融時湖水
滿悠悠如縮爪藏形隱隱而無頭無面休把前山為據但求坐
下為宗水口無關設說當年富貴天外有鑰乃知積代豪雄
秦樗里風水口義得水藏風者不合星卦體魄自安風吹水劫
者雖合星卦而水蟻番棺之患亦不免也生氣之乘視風水之
來去水去則風來水來則風去風來凶水來吉山交水會則風
藏氣聚矣人之氣在呼吸呼而不吸則人必死地之氣在風水
有風無水則地為死氣矣風來則生氣散而穴寒風去則生氣
凝而穴暖穴寒故濕濕故水故蟻故蛇占去水之地必應穴暖
故燥故淨無蟻無水占風來之地必應寒主肅殺而人物消暖
主發生而人財盛亦理也

龍長虎短穴必居左以向右虎長龍短穴必居右以向左蓋短處必有水

朝取長者闢之以全生氣若宜長而短則捕之宜短而長則裁之

漢青烏莖經山欲其迎水欲其澄山來水回壽貴豐財山囚水流虜王滅侯山頓水曲子孫千億山走水直從人寄食水過東西財寶無窮三橫四直官職彌崇九曲委蛇准巖沙堤重重交鎖極品官資氣乘風散脉遇水止藏隱蛇蜒富貴之地

漢白鶴狐首經土為氣體氣為水母山脉所聚生氣乃隨巧侷造化禍福不移華蓋昂昂朝揖堂堂左抱右掩登龐重岡來龍投奠從岡羣羊大頓小起几案橫張案高齊眉案低捧心或如覆盆或如筆架或如橫几或兩三重左旗右鼓品列三峯代代顯赫奕世侯封經以五行緯以九星山為形體水為血脉山高水來宜與吉媒水去山下宜與凶謝 來山一雜難定五行

五行淆訛神馬得寧移步觀山便殊方位水行益前山行益後先受本氣次受土氣方受水氣三年一步十步一世審詳而用福祿自至模糊不清其氣以勁倚附斜行其氣不盛昂頭拒屍其氣不應置燭穴中試之去水地火必動而易滅來水地火不動而難盡小澗水來穴在平地大江水朝穴在高山

晉郭璞葬書天氣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勢其聚也因勢之止莖者原其起乘其止地勢原脉山勢原骨委蛇東西或為南北千尺為勢百尺為形勢來形止是謂全氣 夫土欲細而堅潤而不降截時切玉備具五色乾如穴粟濕如割肉水泉砂礫皆為凶宅蓋穴有三吉莖有六凶天光下臨地德上載藏神合朔神迎鬼避一吉也陰陽冲和五土四備二吉也目力之巧工力之具趨全避缺增高益下三吉也陰陽差錯為一凶歲時

之乖戾為二凶力小圖大為三凶憑福恃勢為四凶僭上逼下
為五凶變應怪見為六凶

勢止形昂前澗後岡龍首之藏

鼻頰吉昌角目滅亡耳致侯王唇死兵傷宛而中畜謂之龍腹
其臍深蓄必後世福形如植冠永昌且歡形如覆釜其巔可富
形如負宸有隴中峙法葬其止王侯崛起形如燕窩法葬其凹
昨土分茅形如側壘後岡遠來前應回曲九棘三槐勢如萬馬
自天而下其葬王者勢如巨浪重巔疊嶂千乘之葬勢如降龍
水遠雲從爵祿三公勢如重屋茂草喬木開府建國勢如驚蛇
屈曲徐斜滅國亡家勢如戈矛兵死刑囚勢如流水生人皆鬼
夫勢與形順者吉勢與形逆者凶

逆龍
逆戔

逆龍順葬順龍逆并順者枕
龍頭逆者枕龍耳順龍順戔

錦囊經 至於山形屈曲長短異屬方員大小迎財就祿迎財收

逆砂也就祿對秀案也後山欲福前山欲祿左山欲曲右山欲
肉坐穴如屋明堂如局三陽不促六建俱足三陽明堂為內陽
案山中陽外朝山外陽也六建水抱左為天建抱右為地建前
為人建祿建馬建命建照于前是也故天乙太乙者富貴之本
原天祿天馬者富貴之任用文官武庫者富貴之應驗左輔右
弼者富貴之維持男倉女庫者富貴之施設若山厚則力勝山
長則力久勢遠則難敗勢近則易成自然之應也

必開山水其回天門水來處地戶水去
處開三之道不露風閉五之道以藏氣

天門必開山
水其來地戶

唐李淳風地理小卷 脉有三龍峽穴也各有分別蓋龍脉要活
動有力降勢行度要起伏要屈曲端正無背而來者曰真顧他

有背而來者曰假峽脉要東氣有扛若起峯正過者曰幹硬腰
 過反角過者曰枝穴脉者即入首脉也有頂有乳為結聚有正
 反主無殺則就主并主有殺難下客有情脫殺下地穴如無詳
 左右微斜有情處避殺用倚撞下人穴更觀明堂朝對定穴之
 中正觀龍虎聚處定穴之虛實觀龍虎先後定穴之左右龍有
 力則倚左虎有力則倚右龍虎低避風就明堂下地穴龍虎高
 避壓捨明堂并天穴范起鳳黑囊經龍看左右託穴看左右落
 砂看左右脚水看左右約明堂看四角
 唐楊益胎腹經生氣之行原於脉生氣之止界於水生氣之聚
 窩鉗乳突稟造化於其間而成吉地父母本體得全氣而安則
 子孫亦安紫茜繞棺子孫富貴泥水滿棺子孫凌替萬物之生
 無不著於地中以地中有生氣故也內氣者山也外氣者水也

水見於外則生氣聚於內而為善地矣 官鬼禽曜砂法四

靈全備為上龍穴乃成明者為曜暗者為官明者為禽暗者為
 鬼火者為曜圓者為官立者為禽撐者為鬼大抵地無官不貴
 無鬼不富無禽不榮無曜不久禽曜在水上為天關在水下為
 地軸有天關地軸之地真佳城也禽曜宜見不宜隱官鬼宜隱

不宜見真龍者生氣聚處有凸真水者雌
 雄交度處真砂者蝦鬚蟹眼處

唐曾文述立錐詩兩片三义穴自然杖頭斜正枕尖圓迎接順
 逆分強弱个字之中玄又玄橫斜直撞金斗口天心十道口啣
 柴若能會得三龍水也須龍水蔭魚腮个字毬簷水貼身蔭腮
 三會淺和深向坐只明三合水會須此法值千金化生腦蓋要
 分明八字從來大小分个字三义橫外氣毬簷內氣莫鋤深左

插光到左入手右插先到右入手山中不會時閑歌此个文字
無人有

唐楊筠松金函經胎是龍根本伏為胎息宗同根連骨氣步步
要相從情若連環結胎行絕正宮回頭看蓋坐不離祖和宗甲
子貴龍之宮金水相生陰陽相配主大富貴多作人形金星開
口丙壬庚甲向甲戌敗龍之宮雖火土相生然辰戌丑未為墓
主先貧後富後龍形如屏障到頭多作火頭木脚子午卯酉向
甲申財龍之宮金水行龍雖旺人財出藝術人乙辛丁癸向甲
午旺龍之宮金火行龍雖發主離鄉丙壬甲庚向甲辰傷龍之
宮為官不富人丁稀辰戌丑未向甲寅瘟龍之宮天財金土星
出孤寡過房寅申巳亥向如甲子納音屬金子又屬水是金水

